

◎ 玟駱

純屬虛構

「那麼說，」她的心頭有種難以言述的感動：「你從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就記得我囉？」他盈著微笑，愛憐地輕撫她細緻的臉頰：「從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就記得你了。怎麼忘得了初戀情人呢？」原來，他也是……

「老天！」她伸手捂上自己的嘴巴，試著不讓過多情感滿溢，可是，淚水就是怎麼都抑不住。十二年了一這段情感，真的持續了好久。頓時間，她感覺雙腳一陣無力，祇好讓自己順勢地跪坐在地板上，那麼說前幾個晚上她所漏聽到的話……「你還好吧？」方洛煒因她突然舉動，關心地低下身子問道。祇見她一直低著臉，什麼話也不說，等到她再次抬頭的時候，淚水早已佈滿她整個細嫩臉頰。

「可不可以？」她無辜的大眼中難掩那份可憐哀求，她遲疑了一會後又開口：「可不可以跟我做愛？」

「不可以？」她無辜的大眼中難掩那份可憐哀求，她遲疑了一會後又開口：「可不可以跟我做愛？」

病毒

■ 蔡駿

居然是她，也許情況要比想像還要複雜，甚至可以說糟糕的多，我越來越糊塗了。我不由自主地打開了首頁裡的古墓幽魂聊天室。

和普通聊天室一樣，祇是用了黑色背景，白色字。看著讓人眼睛很吃力。在線名字有一長串，各式各樣，五花八門。我在最下面找到「黃韻」，她搶先和我說話了——

黃韻：你好。
我：你好。
黃韻：你認識三棵樹？

我：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的自殺和陸白類似，無緣無故，我是從他的電腦裡查到古墓幽魂才上來的。

黃韻：三棵樹常在我們這兒發言，我也和他聊過的。

我：真的，那你從他的發言裡看出過他自殺的預兆嗎？

黃韻：從沒有。

我：那陸白呢？他也常來這裡嗎？

黃韻：是的，但他也沒有自殺的預兆。

我：上次為什麼不告訴警察。

黃韻：告訴什麼？

我：告訴他們陸白和你常來古墓幽魂，這也許對調查有好處。

黃韻：你認為古墓幽魂與陸白的死有關嗎？

我：也許是的。

黃韻：別開玩笑了。

我：據我所知，最近有許多人像陸白那樣不明不白地自殺了，他們都來過古墓幽魂。

黃韻：不要危言聳聽。

我：相信我，別再來這裡了。

黃韻：其實，我已經決定大年夜以後我就不上網了。

我：為什麼？

黃韻：這個你用不著知道。

我：還有，你和陸白平時在古墓幽魂裡看了些什麼？

黃韻：好了，別問了，今天不早了，我最近大大縮短了上線的時間，我現在要下線休息了。

我：對不起，可我知道。

她沒有回答，我等了好久，才發覺她已經真的下線了。她好像在逃避什麼，接著我也離開了聊天室，回到留言版裡，卻找不到了我剛才發的那個留言，發出來才一個小時不到，不可能掉到下面去的，我在留言版裡翻了好幾頁，還是沒有。而前面我看到的其他貼子都安然無恙，祇單單少了我的貼子，唯一的可能性就是——我的貼子被版主刪除了。可為什麼呢？我無法理解，索性離開了古墓幽魂，這裡果然是一個是非之地，也許我應該聽從葉蕭的話。

我閉上眼睛，把頭靠在椅背上，腦海裡浮現出了黃韻的臉。我回憶著最近幾次看到她的情形，濱江大道、咖啡館、心理診所門外，每次都給我以疑惑。（二十七）

而方洛煒祇是怔愣了會，笑意隨即在他英俊的臉上逐漸擴大，他什麼話也沒說，祇是緩緩地傾身，以他溫柔的輕柔地吻上她嬌艷的紅唇。像這樣的要求，他怎麼會拒絕呢？而像她這樣女人，又叫他怎麼捨得呢？

後記

「誰跟你說他是同性戀了？」

喬治的臉上還是那副高傲不屑的表情，說話翹著二郎腿的樣子，怎麼看都像個女人。但他愈是這副驕傲的模樣，就愈看得季曼婷牙癢癢的。「可是你說……」

「我祇說，」他才不要讓她有任何開口的機會呢：「我們的感情很好。這樣也礙到你啦？」

「可是，」她還是不服氣：「你沒事光著身子在家裡走來走去的，當然會讓人家誤會啊！」

「拍裸體照片，不光著身子，難到要穿貂皮大衣啊？」

「你……」季曼婷長這麼大還沒有看過他臉皮這麼厚男人：「不可理喻！」

「你才不可理喻呢！」

喬治的話才剛落句，便見方洛煒的身影，緩緩地自溫室的方向走了出來。

「洛煒，」喬治一看到方洛煒便高喚他的名字，就連起身的樣子都比季曼婷要來得像個女人：「都跟你說過女人很麻煩了，你還想娶她。」

「你才麻煩呢！」季曼婷簡直快讓他氣死了：「男不男，女不女的，性格都搞不清楚了。」

「Dam！」喬治轉頭向

她做個鬼臉：「礙著你啦？」

「噁心死了！噁心死了！」她也還給他一個鬼臉：「光是看到你，整個雞皮疙瘩都起來了！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！」方洛煒性感的臉上又是一抹誘人的笑意，他將攝影器具放在桌子上後才又開口：「鬥了一整天的嘴，也差不多該休息了吧？」

「誰要跟她們鬥嘴了？」喬治還是那副嘴臉。而季曼婷才真覺得滿肚子委屈：「可是他……」「叮噹——叮噹——」

一道門鈴聲突兀地打斷所有的人的對話，三個人在同時間全轉了頭，好像沒有人預期誰會在這個時候出現似的。

「總要有人去開門吧？」見兩人都沒有反應，洛煒祇好無奈地朝門口的方向走去。

「我才不要這個樣子見人呢！」喬治拉拉腰間的圍巾，這又在椅子上坐了下來而季曼婷在向喬治做個鬼臉之後，便隨即跟上洛煒的腳步：「很好。」她還在鬥氣：「坐在那裡才不會嚇到客人。」

話才剛落句，洛煒一開門卻出現洛雪的影子。「怎麼搞的？」洛雪蹙著眉頭：「這麼久才來開門？我好不容易忙完手中的案子，第一個念頭就是先趕到這裡。這裡好像發生了很多事，你們誰有時間好好地跟我解釋一下？」

「很多事？」還不待洛煒和曼婷開口，遠處又傳來喬治不屑的輕哼：「他們兩個還打算結婚呢！」

可是，他話卻讓洛雪驚愕地開了嘴巴，不是因為自己所聽到的話，而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。

老天！

洛煒和曼婷同時搗上自己臉：根本忘了喬治幾乎是一身的赤裸。這下，真的夠他們好好地解釋了……今天的舊金山是個奇的晴天。可是對方洛煒及季曼婷兩個人來說，可能沒有辦法享受好天氣了。《全書完》



他。

「當然，不然你以為我要的是什麼？」

「結婚……」

他眉開眼笑地道：「是的！我們可以風風光光的再結一次。」

「那你的事業呢？」

「小晴，空難不死之後我想了很多，」他突然握住她的手，這一回他是溫柔、是充滿呵護的。「我知道我有了名、有了利，但是為了名利我也同時失去了很多，這之中……」

「那麼如果沒有這場空難，你是不是永遠都不會這種『自省』呢？」

「小晴，我早晚會發現什麼對我來說才是真正重要的，祇是這場空難……」

楚威深情的看她。「它讓我提早看清了一切。」

祝小晴抿著唇不語。

「現在我們可以再開始了！」他緊握著她的手。

「楚威，我們是可以再開始，但是……」

為了要得到一個小孩，她決定配合他，她要他放鬆戒心、要他毫無防備。

「但是你最好不要冀望太多，因為我也已經不是那麼天真，把婚姻、丈夫當成同生命重要的女人了。」

「小晴，我知道你現在有事業、有自己一片天，我也知道你已經不是兩年前的那個小女人，我相信我們會知道該如何和對方相處。」

楚威把她帶到自己懷裡。（四十八）

傲君馭心

林曉筠

待佐清抽回手後，橘署長立刻站起來取走那張印有手印的白紙。

「對了卷軸呢？」

「啊！卷軸在這裡！」

古館律師連忙拿出卷軸交給橘署長。

「藤崎，我現在把這兩樣東西交給你，大概需要多久時間可以查出來？」

「如果要做成一份報告書是相當費時的，但若祇須判別這兩個手印是否完全相同的話，祇要一個鐘頭就會有結果了。」

「好，那就麻煩你。我先在這裡向各位說明一下，藤崎先生是指紋方面的權威，請大家儘管放心。那麼，藤崎，拜託你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藤崎拿了這兩個手印，正要起身時——

「啊，等一等！」

松子突然叫住他。

「祇要一個鐘頭是吧？」

「是的，一個小時之後，我會來這裡跟大家報告結果。」

「這樣啊！那麼，一小時之後請大家再來這個房間集合。署長、古館先生、金田一先生，餐點已經準備好了，請到前廳使用。」

松子說罷，便牽著面具的佐清的手，起身離去。

其他人也分別離開房間，不過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不一樣。

橘署長像鬆了一口氣似的說道：「啊！這樣一來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噢？我的肚子有些餓了呢！古館先生、金田一先生，一道兒去吃飯吧！」

於是他們在女傭的帶領下來到另一間房間用餐。就在他們快用餐的時候，兩個負責去找小船的刑警全身濕答答的跑了回來。

「署長，有件事……」

「啊！兩位辛苦了，肚子餓了吧？主人已經準備餐點，你們兩位也坐下來吃嘛！」

「是，謝謝。不過剛才署長要我們去找的東西，現在已經有消息了。」

「啊！是嗎？太好了。金田一先生，你也一起來看看吧！」

外面的風勢依然很強，還夾雜著傾盆大雨橫掃過來。

一行人在刑警的帶領下，就這樣撐傘走在強風勁雨中，最後來到水開口；祇見水開口已多出一艘被大型帆布覆蓋著的小船。

「啊，就是這艘小船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運氣不錯，在下那須的觀音岬旁發現這艘棄船，要是再晚一步發現，這個重要物證恐怕就會被大雨沖走了。」

刑警說著便掀開覆蓋著小船的帆布；這時，橘署長和金田一耕助不由得張大眼睛。

因為小船裡全是可怕的血漬，黏稠濃黑的血液遍佈在小船上，令人望之生畏。

橘署長和金田一耕助望著這幅可怕的景象，久久不能言語。過了一會兒，橘署長才幹咳幾聲，回頭看著金田一耕助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這回你可猜錯了。因為兇手真的用這艘小船來運走無頭屍體。」（五十二）

歡喜冤家

原著：西湖漁隱主人

李牌接著道：「一面換廚子整喜酒，打點轎夫之類，有個緣故。今晚新娘，料還未來。看你明朝日裡，怎生奈何。先須打點與他說，我在某處當當，要早去暗回的。三餐茶飯，你自調停，不可等候。亦不必停燈，恐睡處火燭不便。你聲音不可太露，大略省言方好。待過兩月，恩愛深了，斷送了前夫，絕了禍根，那時憑你所為，」二官道：「承教，當——如命。」

老李竟至文甫處笑道：「此乃姻緣天定，不是小可。前生就栽種的了。不必哭泣。祇是銀子三十兩，我等在此，等牌頭寫一收票，與大娘子帶去。後來生死，畢竟要動著這張紙的。」老李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即時寫得停停噹噹。娘子收了，把銀子與老李收起。文甫抱住妻兒，又哭又罵。罵著宋七：「你這般天殺的，和你有甚仇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死生難保。」宋七道：「你且慢些罵。冤有頭，債有主。少不得有個著落。今日見你夫妻拆開，我為強的盜的，也慘然起來。想亦是你命該如此。你也莫要怪我，我倒有句話教你導你。今日你妻子到人家去，也是個喜日。怎好穿此粗布舊衣上門。成何體面。」把眼看著李禁子道：「虧你看得過去，過去男家拿些衣衫首飾，與他穿戴了，也像個媒人光景。」衆人道：「果是實話。」李牌兒見宋七說他這些話，心中不安、連忙與二官說了。即到賣衣店典中，買了衣裙首飾，花花朵朵，一齊拿了進來。不覺天色晚將下來，又不可在監中起身，祇得借李禁頭家中穿戴。又央李家娘子一送。約得停當，夫妻二人，那裡肯放。哭得天昏地暗，十惡之人，無不淚零。衆人一齊勸免，方才分手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

一逕來到李家，梳洗穿戴，上轎就行。未免進門拜堂見禮，一應不免之事通完。交三更時分，各人作別。止剩得夫妻兩個在家。月仙在樓上掩袂悲啼，二官上樓見他流淚，走近身低邊，低低說道：「難怪你這般苦楚，但今夜是你我吉期，宜省愁煩。」

月仙見說，祇得停住兩淚。二官恐怕他仔細看出規模，把燈一口吹息了，去扯月仙來睡。月仙坐著不理。二官一把抱了，放在床上，自己除巾脫服停當。又去勸月仙就枕。月仙又不肯，祇得代他解帶。

月仙想道：「此事料然難免。祇是痛苦在心，不忍如此。」又想道：「若不順他，又非事禮。」祇得解下小衣入朝外床而睡。（四十四）

聖路易新聞

St. Louis Chinese Journal

廣告、新聞請洽

➡ www.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

➡ E-mail: ad-slcj@slcjmail.com

Tel:314-991-3747 Fax:314-991-2554

An Independent
Global
Green
Franchise

長城保險

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

314-395-6002

Perry Li 李光文
(636) 579 1888

代理衆多保險公司，

我們幫您比價，

尋求最優費率！

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

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

人壽保險

9666 Olive Blvd., Suite 203, Olivette, MO 63132
Tel: (314)395 6002 Fax: (314)395 0898